

2021年“中译国青杯”国际组织文件翻译大赛

学生组——汉译英【原文】

关于性别平等与对立的一点思考

已故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说过：“男权与女权并非对立碾压的存在，而是相互促进、交互缠绕，同为人权问题的一体两面。”

自古至今，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，都依仗男女合作。中国汉字“姓”从女、从母，因为在母系社会的家族中，母权高于一切，男性从属于女性。到了后来的父权时代，生产生活的管理权和财产的支配权转移到男性手中，姓氏也发生了变革，女性出嫁前后都从属于男性。可以说，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，同时也引发了生产关系的革命。而社会分工的变革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是合理且非常必要的。

法国思想家西蒙娜·波伏娃在其社会学著作《第二性》中说，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，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。但是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，生产力的提升不再仰仗物质力量的强弱，智力因素越来越多地作用于生产生活，性别之“别”就越来越弱化了。

中国的快速发展，让越来越多的女性从智识社会受益，成长为意识自主、经济独立的个体。男与女，从性别差异，更多地趋向人性共同。男人与女人不再是单一的出发点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“人”的个体，是独一无二不同的人。

现代社会热衷于谈论女权，其实无论男女，都有可能遭遇不平等。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片面的男权或女权，而是平权与合作共赢。舒婷在《致橡树》中描述爱情的样子也是这样：不是谁攀援了谁、谁歌颂了谁，不是谁衬托了谁、谁滋养了

谁，而是两个高大独立的个体，有着相同的信仰和姿态，像木棉和橡树一样，比肩而立，彼此独立，相互致敬，一起分担共享，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。做自己的关键，并不是盲目地坚持自己的性格、立场，而是通过探索自我，找到自身的优势，修正人性的弱点，通过发挥自己的优势来实现自我价值，同时又利用这种优势来惠及他人，创造更大的价值。

有人以为，做自己就是任性地为所欲为，不理睬外界的声音，完全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这其实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做自己。

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说，自我这个东西，其实你是看不见的，没有什么所谓的自我，它是流动的、冲撞的。你只有真真正正地撞上了些什么，才知道边界在哪儿。

我们的“自我”，正是在与这些外在的、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甚至害怕的东西相碰撞、起冲突的过程中，才不断地被觉察、被反弹、被回应和被接纳。

只有这样的“自我”完善了，我们才能得到自由，才会放松地爱别人。而爱，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，也最被低估的变革力量。因为只有爱，才能平稳地驾驭权利、平衡权利。

中译国青杯
CTC YOUTH CUP